



剪刀

可预见和不可预见后果的影响

致鲍威尔

内容

艺术家笔记 8

第一部分——点

第 1 章 — Steam 12

第 2 章 — 密度 14

第 3 章 — 警告 18

第 6 章 — 结构就是关怀 29

第 7 章——斯宾诺莎的房子 34

第二部分——涟漪

第 10 章——遣散费 48

第 13 章——交易 71

第 14 章——庆祝 76

第 15 章-主谋 79

第 17 章牛排的尽头 87

第 18 章——腐烂 91

第三部分——剪辑

第 20 章-挑战 104

第 22 章-处决 113

艺术家笔记

我从小就被教导了一个简单的原则。

当你在寻找某些东西时——机会、影响力、改变——你不会在千里之外寻找。你在你站立的地方画一个点。然后你看看离你最近的点。人民。系统。结构已经接触到您的皮肤。

只有当这些能量耗尽时，能量场才会向外扩展。

我本能地遵循了这个原则。后来我又明白了一些事情。

该点不是静态的。这是一种影响。

在这一点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一些事情。在一个地方做出的决定会改变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次谈话。延迟。威胁被忽略，因为它之前已被忽略。

这些效应的变化并不均匀。他们不尊重距离、意图或道德框架。它们通过已经处于压力下的系统传播。

大多数时候，当场行动的人永远看不到后果。它被其他人吸收了。由不在场的人。通过已经脆弱的结构。

我们倾向于相信灾难需要恶意。这种伤害需要意图。

事实并非如此。

一个点不知道哪一个涟漪会致命。它只知道涟漪随之而来。

这本书不是警告。

这是一个记录。

第一部分

点

第一章

蒸汽

观点：雅克

8月5日星期五12:04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蒸汽。

当时是初冬。会议室里的空气依然带着清晨的凛冽寒气。瓷砖是白色的。不是医院白。办公室白色。那种假装永远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人。

安东仰面躺着。

由于地板很冷，而离开身体的血液又很热，他头顶周围的水池里升起淡淡的雾气。看起来像是呼吸，但他没有呼吸。这只是热传递。

我站在门口。 **My hand was on the brass handle.**我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S.J.** 的事克洛特。

血液没有像水一样流动。它更厚。它有目的地移动，在不平坦的瓷砖中找到最低点。它从沉重的橡木桌子上流走，流过被踢翻的皮椅腿，沿着灌浆线流向远处的墙壁。

那里有一个排水沟。当这个房间是露台时安装了一个小的黄铜地板陷阱。液体找到了斜坡。我以前从未注意到斜坡。你不会这样做，除非有某种液体迫使你这么做。

这时气味就来了。

它闻起来不像暴力。它闻起来像铁和湿铁锈的味道，穿过我们周五使用的柠檬消毒剂。

我看着他的脸。

他的鼻子下面有一个洞。一个黑暗、整洁的入口点。这打破了他脸部的对称性。他看起来并不害怕。他看起来很惊讶。他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盯着檐口上的一个潮湿的地方。

蒸汽继续上升，在从推拉门射进来的阳光下缓慢地旋转。

我没有尖叫。我没有丢弃文件。

我看着红线到达黄铜排水管。它在唇边犹豫了一秒钟，表面张力阻止了它，然后就溢出了。

走了。

我看了看手表。

12:04.

第 2 章

密度

观点：安东·鲍尔

48 小时前

我一直都知道，我看世界需要两次。

首先是实用。它测量。它很重。它寻找不平衡。它跟踪边际和压力点以及小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复合的方式。我的一部分理解为什么公司会失败，为什么有些公司仍然可以从边缘拉回来。它完成了大部分工作。

第二遍紧随其后。它填补了第一个遗漏的内容。面孔。意图。清洁结构内的人体摩擦。它很少与第一个矛盾，但它足以软化它以保持事情的进展。

我从来没有试图将两者分开。他们在一起工作得更好。

09:15，我坐在会议室的橡木桌旁。几年前我在比勒陀利亚郊外的一次拍卖会上买了同一张桌子，当时公司还感觉是临时的。表面的一个角落附近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我从来没有费心去修复。它提醒我，持久通常是容忍缺陷的积累。

艾丝特坐在我对面。

她来得早。她一直都是。她的文件没有打开，放在她面前，双手整齐地叠放在上面。她穿着很讲究，但并不招摇。这种平衡需要时间来学习。

“安东，”她说。“你想见我吗？”

我先让实用通行证运行。

我看到了她过去六个月的计费时间。她在文特尔案中的陈述非常清晰。当事情变得糟糕时她对待客户的方式。她没有浪费动作。她没有夸大语言。她了解杠杆作用。

然后是第二遍。

我看到她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熬夜的夜晚。她谈论儿子的方式毫无感情色彩。在新冠疫情期间，公司勒紧裤腰带，脾气暴躁，她所表现出的忠诚。她以一种安静的方式承受压力而不张扬。

“我不想见到你。”我平静地说。

她的姿势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收紧。专业人士会注意到彼此身上的这些东西。

“是克洛特档案吗？”她问道。“我可以-”

“我不想再看到同事埃丝特了，”我说。

我把文件滑过桌子。纸张碰到木头发出干涩的声音。

“我想见埃丝特·穆鲁西，导演。”

她一开始并没有碰它。她看着那一页，好像它会自己移动。然后她回头看着我。那一刻，房间感觉不一样了。没有更重。富勒。

“安东，”她轻声说道。

“百分之五十一。”我靠在椅背上补充道。“这不是慈善。这是算术。你已经经营了这个地方的一半。这只是让结构变得诚实。”

这不是全部真相。但这是一件干净的事。

她拿起文件。她的手很平稳，只是手指微微颤抖。一旦身体做出决定就会消失的那种。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我回答道。“签个字就行了。之后我要带我妻子去吃午饭。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加入。我想庆祝一下。”

她笑了一次，轻柔的，仿佛在试探是否允许发出声音。

阳光以一定的角度从推拉门射进来，让白色的瓷砖看起来比平常更明亮。房间里感觉很安定。完成的。我注意到远处墙壁上方的檐口上有一个潮湿的痕迹，并在心里记下要在下周给承包商打电话。这并不紧急。这些事情很少发生。

“谢谢你，”她说。“先生。”

“别这么叫我。”我微笑道。“我们现在是伙伴了。我们都只是沙粒，埃丝特。我只是年纪稍大一些。”

她回以微笑。无人看守。这很适合她。

我检查了手表。 **09:30**。

这一天过得很顺利。

一切都感觉一致。

第三章

警告

观点：安德烈·鲍尔

周四晚上·家

晚餐很普通。

这就是问题所在。

鸡肉有点干。我妈妈因为分心而把它煮过头了。父亲注意到了，但没有说什么。他按照一贯的方式进行雕刻，从胸部开始，刀平稳，动作经济。没有撕裂。干净的分离。

我弟弟的话太多了。他正在解释那天下午他打进的一个进球，用手一遍又一遍地重播这个进球，仿佛重复可以回顾性地改善结果。父亲对着正确的地方点点头，头也不抬地纠正着一些细节。

我看着桌子。

板的间距均匀。餐具排成一排。我父亲喜欢这样。他说混乱会浪费能量。我相信他，因为大多数时候他是对的。

手机震动了。

它面朝下放在他的盘子旁边。仅此一点就很不寻常。通常它放在他的夹克口袋里或餐具柜上。又震动了。短爆发。消息，而不是电话。

我父亲没有反应。

“你没有在听，”我哥哥说。

“我是，”我父亲回答道。“你切入得太早了。”

哥哥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你怎么知道的？”

“你总是这样，”我父亲说。“这很有效，因为后卫希望你走边。”

我哥哥接受了这个并回去吃饭。

手机又震动了。

这次父亲看了一眼。只要足够长，屏幕就能在桌布上亮起来。

我看到他的下巴绷紧了。这很微妙。时间过得很快。

“一切都好吗？”我妈妈问。

“是的，”他说。太快了。然后，重新调整，“只是工作。”

他完成雕刻并将刀与叉平行放置。他用餐巾仔细地擦了擦手，然后拿起了电话。

我无法阅读这条信息，但我看到了他解锁之前的停顿。犹豫以几分之一秒来衡量。不是恐惧。评估。

他读过一次。然后又。

“我还有一个，”他说。

“还有什么？”我妈妈问。

“威胁，”他说。他的声音很平静。几乎无聊了。“没什么新意。”

房间变了。不是戏剧性的。足以让我注意到。

“什么样的威胁？”我问。

那时他正直地看着我。好像记得我已经足够大了，可以参与谈话。

“当人们生气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说。“金钱压缩了人。他们会说一些话。”

“他们有说要伤害你吗？”我问。

妈妈不再动了。

“他们说了各种各样的话，”他回答道。“这没有任何意义。”

“这不是答案，”我说。

他笑了。让人安心的那一个。当他想要结束一个话题时他会使用这个。

“听着，”他说。“如果我认真对待每一条信息，我就无法完成我的工作。商业救援是情绪化的。人们会猛烈抨击。然后他们就会平静下来。”

“你不应该告诉警察吗？”我问。

“为了什么？”他说。“手机上的消息？他们会把它归档。什么也不会发生。然后下次我真正需要它们时，我就只是噪音。”

妈妈轻轻摇头。“安东——”

“已经处理好了。”他轻声说道。“我保证。”

他将手机面朝下放回桌子上，然后拿起叉子。

“吃吧，”他说。“天气变冷了。”

我看着他咀嚼。冷静的。展示。就是那个通过解释摩擦力而不是速度来教我开车的人。同一个人曾说过，恐慌比耐心更重要。

我想相信他。

我确实相信他。

那天晚上，在我的房间里，我比平常睡得更久。我回放了手机震动的那一刻。他解锁之前的停顿。他说的话没什么新意。

当成年人相信重复可以使某些事情变得安全时，他们就会这么说。

或者当他们相信命名风险赋予其力量时。

午夜过后，房子就安定下来了。管道滴答作响。通道某处的一扇门轻轻关上。

我告诉自己这很好。

以前一直都好好的。

第 4 章

歌曲

观点：埃丝特·穆卢西

8 月 5 日星期五·09:50

我在见到他之前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这不是口哨声。嗡嗡声。低沉而稳定，从角落办公室轻松地沿着走廊走下去，就好像建筑物本身决定将它传递下去一样。

我站在办公室外的文件柜前——玻璃上还没有我的名字，但这个空间已经是我的了——取出文特尔合并的 **FICA** 文件。

安东转过拐角。

他穿着木炭套装。他在高等法院出庭或数字最终与法律相符的日子里保留了这一数字。他走路时通常会稍微前倾，好像摩擦力是需要控制的。今天没有发生任何摩擦。他动作轻松，几乎是滑行。

当他看到我时，他停了下来。

他没有看手表。

他没有询问文件的事。

他只是微笑。

这不是他客户的微笑。

这不是他在法庭上的微笑。

那是一个结束了等式的男人的微笑。

“你看起来很危险，安东，”我一边说，一边关上抽屉。

“我感觉很危险，”他说。“光。”

他调整了袖扣，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必要。

“克洛特的事情吗？”我问。

“完成了，”他说。“留置权被解除。结构被恢复。我们回到了物理学。”

“那嗡嗡声呢？”我问。

他笑了。“有那么明显吗？”

“有回声。”

“很好，”他说。“穆鲁西夫人，今天我心里有一首歌。一首名副其实的的歌。”

“为什么是今天？”我问。

他走近了一步，压低了声音，尽管走廊里空无一人。

“因为两个小时后，”他说，“我要带我美丽的妻子去吃午饭。我要点不应该在中午点的酒。而且我要关掉手机。”

我笑了。“你不关手机。”

“今天我愿意，”他说。“这些点正在活动。你感觉不到吗？”

我可以。

他周围的能量具有感染力。荧光灯感觉更温暖。我办公桌上等待的一堆工作感觉很有限。易于管理。

“走吧，”我说。“在有事情打扰你之前。”

“我走了，”他说。

他转向接待处、玻璃门、停车场。走了几步，他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潮湿的地方，”他指着会议室说道。“提醒我周一给承包商打电话。我不希望事情蔓延。”

“星期一，”我说。

“周末愉快，埃丝特。”

“你也是，安东。”

他继续往前走。嗡嗡声又回来了，现在更柔和了，随着玻璃门在他身后打开和关闭，声音逐渐消失。

我回到办公桌前。

我记得我感到很高兴。不兴奋。不放心。只是确定一切都井然有序。

我打开文特尔的档案，从头开始读，心里已经在思考我们是如何经受过比这更糟糕的考验却毫发无伤的。

屏幕一角的时钟发生了变化。

09:55.

第 5 章

回声

观点：莫妮卡·鲍尔

星期五·13:45

桌子是为两人准备的。

不是仪式性的。正确。两个水杯。两张折叠的餐巾。餐具排列在浅色亚麻布上。

我很早就到了。安东对待午餐就像对待法庭日期一样：将其视为一周的固定点。他说的是一点钟。当他告诉客户这些数字最终将符合法律时，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同样的确定性。

我坐在玻璃旁边，手机正面朝下。

这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的规则。桌子上没有屏风。一小时内没有工作。

一名服务员走过来。干净的衬衫。双手的动作就好像他已经做了这件事足够长的时间，足以让他不再去想这件事。

“现在就你一个人吗？”

“现在，”我说。

他放下菜单就离开了。

房间很温暖，就像冬天葡萄酒农场餐厅的温暖一样。热量储存在木材、玻璃、石头中。外面，藤蔓排成一排，就像休眠的机器一样。山线清晰。天空很平静。

13 点 07 分，我包里的手机震动了。一次。然后又。

我把它留在那里了。

13 点 18 分，邻桌的女士查看了手机，然后又查看了一遍。她没有出声。她只是比平时凝视的时间更长，仿佛屏幕变成了她不想踏入的门口。

13 点 22 分，餐厅经理穿过楼层，用一种不适合旅行的声音对服务员说话。服务员点点头，擦了擦已经干净的桌子。

13 点 25 分，我的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更长了。一个电话。

我把它拿出来了。

安东没有漏接电话。如果他迟到了，他就会打电话。并不是出于浪漫。出于习惯。

相反，有消息。从数字来看我不认识。一个链接。标题预览。一个名字。

我没有打开链接。

13:26.

我拨通了他的号码。

一环。二。语音信箱。

他的问候声响起。中性的。短的。他的名字就像是一个身份标签，而不是一个人。

我在嘟嘟声响起之前结束了通话。

我站了起来。不急。故意地。身体的表现就好像我只是去洗手间一样。

经理挡住了我的去路。

“女士，”他说。

他没有碰我。他没有笑。

“您是鲍尔夫人吗？”

“是的。”

“发生了一起事件，”他说。“我需要你坐下。”

我透过玻璃看着他。藤蔓排成一排。山线依然存在。世界并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已被从其中移走。

一名服务员清理了附近桌子上的盘子。陶瓷上的陶瓷。普通的声音。

我坐了。

亚麻餐巾仍然折叠着。第二个水杯还是空的。

餐桌仍然摆着两个人的位置。

它将保持这种状态，直到有人决定恢复对称性。

第 6 章

结构就是关怀

观点：埃尔西

鲍尔厨房

AB 先生授课时从来不坐下来。

他靠在厨房的柜台上，一只臀部搁在边缘，仿佛这堂课只是暂时的。他的外套先被脱掉了。然后是他的手表。他每次都以相同的顺序将两者放在餐具柜上。手表朝上。夹克折叠一次，而不是两次。

“告诉我你不明白的地方，”他会说。

不是你搞错了什么。你没明白什么。有差别，他早就坚持了。

当他第一次不使用数字向我解释代数时，我才十四岁。我哥哥正在桌子旁做涉及分数的作业。AB 爵士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他拿起一把叉子，放在盐窖旁边。

“平衡，”他说。“不是公平。平衡。”

哥哥皱起了眉头。我看了。

“如果我移动叉子，”他继续滑动几厘米，“桌子不会倒塌。但是其他东西会发生变化。压力会转移到某个地方。这就是等号的意思。”

弟弟点点头，好像听懂了似的。他没有。我做到了。

AB 先生立刻就看到了。

“埃尔西，”他转向我说道。“过来。”

我站了起来。他把叉子递给我。

“移动它，”他说。

我把它滑回到原来的位置。

“在那儿，”我说。

他笑了一次。不批准。认出。

“今天就够了，”他说着，伸手去拿手表。

我妈妈在水槽里看着。她从不打扰。即使他告诉她不要这么做，她仍称他为“AB 先生”。并不遥远。不准确。他不是家人。他是结构性的。

他没有仪式地支付了我们的学费。没有演讲。没有照片。他每学期索要一次成绩单，浏览了一下，然后交还给他们。当我带回家的荣誉时，他点点头说：“很好。这减少了未来的负担。”

他从不谈论压力。但他带着它。

他被杀的那天早上，他比平时更早来到家里。

我妈妈还没有擦完柜台。水壶还在沸腾。收音机在后台安静地播放着。AB 先生站在桌边看着我收拾行李。

“矩阵，”他说。“最后一年。”

“是的，AB 先生。”

“别再说‘先生’了，”他说。“你不是实习生。”

“你今天就走吗？”我妈妈问。

“是的，”他说。“董事会会议。然后吃午饭。”

“和你妻子一起？”她问道。

他点点头。

“她喜欢有橡树的地方，”他说。“那个不会催促你的。”

他看了看我的包。

“你学物理？”他问道。

“是的。”

“很好，”他说。“它会教你谦逊。数学教你控制。物理教你控制在哪里结束。”

他把手伸进夹克，拿出一个信封。清楚的。白色的。他把它放在桌子上，没有把它推向我。

“稍后再打开，”他说。“不在这里。”

他重新戴上手表。外套在上面。一个流畅的动作。

当他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下来。

“埃尔西，”他说。

“是的？”

“不要将善意与泄密混为一谈，”他说。“人们会要求你承担不属于你的重量。尽早了解其中的区别。”

然后他就走了。

信封一直放在桌子上，直到我去上学。我在公交车上没有打开。我休息时没有打开它。我一直等到回家。

这是一封推荐信。不情绪化。不谄媚。精确的。他描述了我负载容忍、模式识别和纠错方面的才能。他附上了我的成绩单。他没有花哨地签了字。

在底部，他用较小的字迹手工添加了一行字。

结构就是关怀。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当我母亲回家时，她一开始没有说话。她放下包。她坐在原来放信封的桌子旁。

“埃尔西，”她说。

“是的，妈妈。”

“他们开枪打死了他。”

我等待着这句话说完。事实并非如此。

那天晚上，厨房感觉更大了。收音机一直在播放。水壶烧干了，因为没人关掉它。

AB 爵士的手表不在餐具柜上。他的夹克没有叠好。叉子仍留在上次放置的地方。

桌子仍然保持着。

但负载发生了变化。

我站起来，把叉子移回第一天的位置。

余额没有返还。 **34**

第 7 章

斯宾诺莎故居

观点：雷茨·鲍尔

我没有用宗教来抚养我的孩子。

这不是叛乱。这是一个结论。我一生都生活在依赖异常时就会崩溃的系统中。法律。物理。机构。任何需要奇迹才能发挥作用的東西都已经被打破了。

如果你想要留住什么东西，你就移除了奇迹。

我在大学任教了四十年。宪法。法理。约束的架构。我告诉学生，权利不是愿望。它们是在稀缺条件下谈判达成的承重妥协。我告诉他们，自由只有在受到限制时才能生存，任何承诺纯洁的制度最终都需要鲜血。

当他们问我相信什么时，我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

斯宾诺莎的上帝。

不是赏罚之神。必然之神。在事物的有序排列中显现自己的神。我采用这个并不是因为它很时尚或者很深刻。我采用它是因为它符合观察。

现实的行为是合法的。

它不在乎谁在观看。

安东直观地理解了这一点。他并不是通过理论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是通过工作达到这个目标的。

小时候，他拆掉了钟表，看看时间都去哪儿了。作为一个男人，他解散了公司，看看压力在哪里积累。他并不残忍。他很精确。人们混淆了两者，因为精确性在消除借口时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五号早上，我在书房里。

房子里很安静。不沉默。安静的。木沉降。阴沟里的一只鸟。

散热器在调整到环境温度时发出喀哒声。系统报告其状态。

我正在审阅一篇关于比例性的论文。这个论点很熟悉。意图与伤害相权衡。减轻情节。希望语言能够吸收力而不变形。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多年来就知道这一点。反正我教过。机构需要仪式来掩盖它们的局限性。

10 点 53 分，电话打来。一位没有名字的船长。排名无实质内容。

他用了“事件”这个词。我请他给它下个定义。他说安东被枪杀了。我问他是否还活着。他说不。

我承认了这个信息。我告诉他，等我能派上用场的时候我就会来。他发现这不正常。我结束了通话。

悲伤没有到来。震惊还没有到来。这些都是次要反应。它们需要时间来积累。

首先到来的是矛盾。

系统失败了。不道德。机械地。

安东的行为是合法的。他信任这堵墙。他将威胁视为耗散噪音。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外面，一切都没有改变。汽车移动了。人们过马路。世界仍在继续，因为世界总是在继续。

事实证明，法律不足以作为一堵墙。它过滤了愤怒。它对伤害进行了分类。它减缓了崩溃。但当激励措施不利于掠夺时，它并不能阻止掠夺。

需要更坚固的结构。

不是怜悯。

不是愤怒。

不是信仰。

约束。

我回到书桌前，合上面前的书。相称性经不起这个考验。

我打开了一个新笔记本。

在第一页上，我写了一个字。

定义

如果在此之后某些东西想要保持下去，就必须在没有吸引力的情况下建造它。

我拿起笔。

墨水流动均匀。

其他地方的系统仍在处理中。

在这里，一个不同的系统开始组装。

第 8 章

虚空

观点：家庭

房子并没有立即改变。

这是第一个扭曲。房间保留了原有的比例。家具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光线以与下午晚些时候相同的角度穿过地板。

莫妮卡第一个进来。

她没有脱掉外套。她没有放下包。她站在门口，没有引导就让门在她身后关上。门锁卡得很干净。

安德烈和赫尔曼紧随其后。安德烈停下来脱鞋，然后又停了下来。该规则不再适用。规则只有在执行者存在时才有意义。

他们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没有说话。

厨房没有任何损坏的迹象。水槽里放着一个杯子，那天早上安东把它留在了那里。底部有茶渣，边缘已经变黑。水壶是冷的。

莫妮卡碰了碰柜台，然后收回了手。表面感觉不对劲。不脏。空的。

安德烈走到客厅，站在窗边。他没有集中注意力地看着外面。

赫尔曼检查了他的手机。消息不断传来。提供帮助。震惊的言论。请求发表评论。

他把手机正面朝下。

他们没有坐。

18 点 15 分，赖茨到达。

他没有拥抱莫妮卡。他站在她面前，看着她的脸，仿佛在确认尺寸。然后他点点头。

“我在这里，”他说。

她轻轻摇头承认了这一点。足够的。

然后他们就坐了。没有在一起。分布在房间各处，保持视线无接触。

19 时 07 分，第一个记者出现在门口。相机举起。轻型安装。

他等待着，明白耐心往往会带来机会。

赫尔曼走到外面，小声地和他说话。交流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记者离开。

在里面，安德烈沿着通道走向他父亲的书房。

门是开着的。椅子被推了进去。桌子上什么也没有，除了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平行放置在桌子边缘。安东没有在里面写过。他已经准备好了。

安德烈坐在椅子上，双手平放在桌子上。木头很凉。房间里有淡淡的纸张和抛光剂的味道。

他看着笔记本。

空白的。

有意图却没有执行力。潜在的中途停止。

沿着走廊，莫妮卡打开卧室衣柜。衣服挂得井井有条。衬衫按颜色排列。夹克对齐。这种缺席并不是因为缺少了什么，而是因为周围有多余的空间。

她又关上了门。

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的潮湿痕迹冲破了油漆。湿气沿着斜坡与墙壁交汇处的檐口蔓延。黑色霉菌缓慢形成，以安东注意到并推迟的相同结构弱点为食。

到了早上，第一位工作人员会提前到达并查看。他们会做笔记。这不会很紧急。

21 点 30 分，安德烈提问。

“他知道吗？”

赖茨首先发言。

“他知道存在风险，”他说。“他相信这个结构可以吸收它。”

“但结构却没有，”安德烈说。

“不，”雷茨回答道。“没有。”

后来，当房子安顿下来，外面的噪音变少时，莫妮卡独自站在厨房里。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玻璃杯，装满了水。她没有喝酒。她注视着表面，直到它停止移动。

在过道上，安德烈醒着。手机震动。暂停。事件一词。从未发生过的午餐。

在城里，档案被封存。相机存档。交通正常化。

屋子里什么也没有恢复。

空虚不是一种感觉。

这是一个配置。

而且它刚刚安装好。

第二部分

涟漪

第 9 章

真空

观点：乌西·库马洛

罗斯班克警察局·14:30

我到达时电话已经响了。

声音不大。不急。就不断地。不同的音调相互渗透，重叠而不协调。前台警官接听了一个电话，而另一个电话在两米外无人接听。有人把电视音量调得太高了。

我站在门边观看。

每个频道都播放相同的图像。从手机视频中提取的静止帧。萨克森沃尔德一座办公园区的入口处拉起了警戒线。标题栏在其下方稳定移动。

著名律师被枪杀

备受瞩目的商业救援谋杀案

还没有名字。只是功能。

我走到柜台前。中士是新来的。他的姿势很端正，但眼睛却不停地在听筒和入口之间来回扫视，似乎在等待门外传来的指令。

“库马洛船长，”我说。

他点点头太快了。“先生。”

在他身后，两名侦探低声争论着。不关案子。关于管辖权。其中一人用不必要的力量指着一份打印出来的表格。

“这个人要到山顶了，”侦探说。“省政府希望在日落之前看到它。”

我把卡放在柜台上。“我们有什么？”

中士犹豫了一下，然后耸耸肩。“干净利落地。会议室。四枪。进进出出。”

“证人？”

“办公室工作人员。没有人看到面孔。口罩。”

“相机？”

“被拉了，将军已经上楼了。”

我回头看了看电视。一名记者站在警戒线外，夹克拉链拉得很高，语气中带着熟练的紧迫感。

“这在商界引起了冲击，”她说。

冲击波。

当暴力越过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可见的界限时，人们就会使用这个词。

我离开柜台，给赫尔曼打电话。他在第二声响铃时接听了。

“完成了，”我说。

线路上一片沉默。不是震惊。压缩。

“在哪里？”他问道。

“撒克逊沃尔德。办公室。”

“WHO？”

“安东。”

停顿一下。这次更长了。

“死的？”

“是的。”

“我来了，”他说。

“有媒体，”我补充道。“警察。声音很大。”

“很好，”他说。“让它大声一点。”

线路断了。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然后朝外面走去。那里的空气更温暖。阳光照射在混凝土上。

一支由三辆带有标记的车辆组成的车队从车库中驶出，警笛鸣响，蓝色的灯光穿透了午后的眩光。他们向左转，向北走去，朝着钱的方向走去。

我看着他们走。

每一个向北航行的海妖都是一个不向南航行的海妖。每一个在撒克逊沃尔德调取录像的侦探都不是在公寓里打开案卷的侦探

。

现在系统已经苏醒了。

它已经有效地决定了哪些死亡是重要的。

第 10 章

遣散费

Perspective: Albert Bouwer

Stellenbosch / Cape Town International

安东被杀前十八个月，我脸朝下躺在斯泰伦博斯郊外一座农舍后面的泥土里，感觉我的名字离开了我的身体。

这次静修被宣传为一个安静和融合的周末。行政人员。创始人。除了压在胸口内侧的东西之外，他们都优化了一切。

我之所以报名，是因为一位我尊敬的男人告诉我，这改变了他的婚姻。我并不关心我的婚姻。我没有。我关心我的胸骨后面的空洞，无论有多少收入都无法填补。

辅导员的平静就像人们停止履行能力时的平静一样。她在厨房秤上称了剂量。干燥的帽子。茎如干裂的木头。她毫不客气地将它们放在我手里。

“这个多少钱？”我问。

“够了，”她说。

我用水把它们吃掉。味道是干泥土的味道，里面夹杂着某种化学物质，就像潮湿橱柜的味道。

四十五分钟后，地界线消失了。

我躺在农舍后面的草地上。我的脸被压进泥土里。蚂蚁在我的手腕上移动。我可以感觉到每只腿都有一个明显的压力点，每只蚂蚁有六个压力点，这些信息并没有让我惊慌。它告诉了我。

蚂蚁并没有与手腕分开。手腕没有与土壤分离。土壤与其后面的山是分不开的。

阿尔伯特·鲍威尔和田野之间的界限失效了。

我没有看到上帝。

我没有遇见祖先。

我没有收到消息。

发生的事情更简单，也更糟糕。

分离的架构——我花了四十年的时间用金钱、技术和公司来强化的架构，并坚持不懈地坚持我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在一个由其他独立单元组成的世界中移动——这个架构崩溃了。

我不是艾伯特。

我不是创始人。

我不是兄弟、儿子、南非人或男人。

我是一个领域的一个地区，暂时相信它是本地的。

我哭了。

不是因为悲伤。

来自认可。

当一根多年错位的骨头终于再次折断并复位时，你哭泣的方式。
痛苦是真实的。对齐效果更好。

然后它就消失了。

“我”回来了。

财产线又回来了。蚂蚁变成了蚂蚁。泥土在我脸下变成了某种东西，弄脏了我的眼镜。

我坐了起来。主持人坐在附近的长凳上，看着而不看。她递给我水。

“你看到了什么？”她问道。

“只有一件事，”我说。

她点点头，好像我已经告诉她天气了。

那个周日晚上我开车回到斯泰伦波斯。办公室一片漆黑。服务器机房嗡嗡作响。四十九个人会在周一早上到达并坐在办公桌前，相信他们正在构建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事。西开普省的一位科技首席执行官谈论共同意识和裸盖菇素，他是一位正在寻找新投资者的科技首席执行官。我把它放在里面，就像把骨折放在石膏里一样。稳定的。无形的。 **Load-bearing in a direction no one could see.**

但胸骨后面的空隙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难管理的东西。我怀疑我所强加的每一次分离——我自己和员工之间、利润和结果之间、我的生活和我的决定下游的生活之间——都不是一堵墙。这是幻觉。

—

电话是周五打来的。

当赫尔曼的号码出现时，我正在审查部署计划。赫尔曼在工作时间没有打电话。赫尔曼晚上从车里打电话来，询问那些无法在转录中幸存下来的事情。

我回答道。

“安东死了，”他说。

言语先于意义而来。它们在空中足足坐了两秒，一动不动，就像放在桌子上但尚未识别的物体一样。

“他们开枪打死了他，”赫尔曼补充道。“在会议室。”

我站了起来。我的椅子向后滚动，撞到了我身后的玻璃墙。

The sound was sharp and small. 离门最近的桌子上的一个女人抬起头来。我转身离开她。

“什么！什么时候？”我问。

“今天早上。刚才。莫妮卡刚刚给我打电话。”

他现在死了。安东现在死了，我正在争论关于延迟的部署计划。

我不记得结束通话了。

办公室继续在我周围运作。键盘。咖啡机的嘶嘶声。休息区传来一阵笑声，当有人看到我的脸时，笑声被截断了。

我的世界开始旋转。因为恶心让你屏住呼吸，压力无处不在。

我不知道该拿什么。我明白，但这让事情变得更糟。

我看了看房间。

四十九人。相信迭代的工程师。相信优雅的设计师。支持人员相信，接近创新可以为抵御安全门外的国家提供缓冲。

我只是想离开。

安东相信墙的存在。姻亲。通过注意力维持结构。他注意到天花板上潮湿的地方，并于周一致电承包商。他相信，如果尽早修复裂缝，该结构就能保持住。

该结构没有保持住。

两个拿着枪的人穿过墙，就好像墙不存在一样。因为它不在那里。它从未存在过。墙就是语言。枪是物理的。物理不读书。

我又坐了下来。椅子向前滚动。我将双手平放在桌子上，感受手掌下的层压板。凉爽的。光滑的。专为抗指纹而设计。

部署计划仍然在屏幕上。时间表。依赖性。旨在大规模生产输出的系统。

规模。

我想到了房间里的四十九个人和过去四个月里我一直在悄悄测试的十二个人工智能代理。

特工们没有吃午饭。他们不需要医疗援助。他们没有坐在房间的后面询问有关遣散费的问题。

他们以单位成本进行处理、迭代和交付，这使得电子表格看起来像是一种不同的语言。

几个月来我就知道十二名特工可以取代这个房间里生产的大部分东西。我没有采取行动，因为采取行动需要一个感觉足够大的理由。

原因已经到了。

不象逻辑。如同崩溃。

我信任的最后一个结构——我的兄弟、他的自信、他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剩下的就是一个挤满了人的房间和一个没有界限的场地。

—

周一。

我站在玻璃墙会议室的前面。下面的停车场已经满了。汽车排成一排。秩序。视觉上的谎言。

“我要关闭公司，”我说。

无序言。没有软化。这个房间在值得舒适之前应该先了解真相。

靠近门口的一个男人猛地吸了一口气。隔了两个座位的一位女士看着自己的双手，仿佛它们的形状发生了变化。有人笑了一次，短暂的、不自觉的笑，然后停了下来。

“什么时候？”有人问。

“月底。今天通知。”

之后问题很快就来了。遣散费。医疗援助。参考。结束的机制。

我花了整个周末来构建这个包。这是我欠他们的。对于和我在一起超过三年的人来说，法定的五次。两年三次。其他人都是一岁半。这超出了法律的要求。这比大多数创始人愿意提供的要多。这还不够。当地板消失时，这永远不够。

我带领他们经历了这一切。冷静地。完全地。我回答了每个问题。我没有着急。

“那医疗救助呢？”

问题是从后面传来的。一位我认识但叫不出名字的女人。她有一个女儿。我曾经在她的桌子上看到过一张照片。脸小。辫子。校服。

她是新来的。三个月。她的包裹会很小。这笔现金可以支付一个月甚至六周的费用。之后，缓冲区就消失了。

“一切都会以就业结束，”我说。“这就是计划的运作方式。我不能将其延伸到合同之外。”

她点点头。不同意。登记。

我还想说更多。我想告诉她我明白这个差距意味着什么。我计算过数字，知道有医疗援助的工资和没有医疗援助的工资之间的差距。距离不是财务上的。这是结构性的。这就是抓住你的系统和让你跌倒的系统之间的区别。

我什么也没说。

因为说出来也改变不了。

我把他们留给人力资源部了。我告诉人力资源部要慷慨地提供推荐信。帮助任何需要简历的人。保持手机畅通直到最后一天。

然后我走回办公室收拾行李。笔记本电脑。外部驱动器。护照。我没有拿走那株植物。植物需要维护。

14 点 30 分，我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团体保险随合同终止。确认。”

他们证实了。

那是我无法移动的墙。该计划与就业挂钩。就业即将结束。封面就这样结束了。我已经付出了我能付出的代价。系统会做它该做的事。

我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运营立即停止有效。我没有发送后续信息。

到了中午，大楼的温度就发生了变化。不是身体上的。社交方面。

伴随信仰而来的嗡嗡声已经消失了。谈话变得稀薄。脚步放慢了。空气就像发电机关闭后一样——只有当它到来时你才会注意到这种寂静。

我订了当天下午的航班。单程。开普敦飞往马尼拉。经济。我不需要安慰。我需要距离。我需要大海。我需要去某个地方，墙壁是由水构成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是风。

我再也不用工作了。钱又老又深又安静。它位于不需要关注的帐户中。没有投资者。没有债务。没有板子。没有人可以打电话。我用自己的资金建立了这家公司，并用自己的权力关闭了它。这就是重点。主权不是财富。这是没有许可的情况。但我会工作。我会在一艘停泊在巴拉望岛的双体船上与十二名特工、一台笔记本电脑、两个超宽屏幕和一次打开七个窗户一起工作，因为工作是干净的，工作是我的，工作不需要我对我无法保护的四十九条生命负责。

在机场，我看到了出发航班信息板的更新。延误。门变。系统校正负载。

我想到了房间后面的那个女人。那个询问医疗援助的人。今晚她会计算一下。关于她的女儿。关于处方。关于他们居住的地方和他们不再负担得起的东西之间的距离。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该领域不承认边界。我知道这一点。我在农舍后面的泥土中感受到了它，蚂蚁在我的手腕上行走，而我身后的山毫不费力地保持着它的形状。

但了解这个领域是一回事。

在里面操作是另一回事。

我登上了飞机。我点了一杯啤酒，看着凝结的水从罐子里滑落。重力无处不在。管辖权发生变化。物理学则不然。

安东相信持有。在修补裂缝时。在墙上。

我相信退出。

我们俩都错了。

当安全带灯熄灭时，我闭上了眼睛。

在我身后，四十九个人开始重新计算他们的生活，没有他们认为永久的缓冲。

在其他地方，医院的队列又延长了一个。

我睡了。

系统已经调整了。

而且它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这样做的。

第 11 章

队列

观点：费莉西蒂

泰格伯格医院·晚上

我女儿放学回家的路上踩进了这个洞。

封面已经失踪数周了。街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绕着它走，就像绕着任何已经破损足够久而成为风景的东西走一样。孩子们知道。狗们知道。雨知道该去哪里。

她用双手提着包，因为拉链坏了，她不想让书掉出来。她正在看着袋子。不在人行道上。

跌幅并不深。半米。但她的腿以一定的角度折叠在身下，腿不是设计来折叠的，而且它发出的声音不是孩子应该发出的声音。

我是从厨房听到的。

当我到达她身边时，她正坐在洞里，腿错了，她的脸做出了我从未见过的表情。没有哭。没有尖叫。保持。仿佛疼痛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全身，没有留下任何噪音的余地。

我把她抱了出来。她比我想象的要重，或者说我比我想象的要弱。两个都。我把她抱进屋里，放在床上，按照母亲教我的方式，用毛巾包住她的腿。紧的。稳定的。保持形状。

我叫了救护车。

电话里的那位女士记下了我的地址，让我描述受伤情况，并告诉我将派出一个单位。

那是下午三点。

到了五点，什么也没有到达。

我又打电话了。线路响了十一次。另一个女人回答道。她说通话正在进行中。她说我应该等待。

我不再获得医疗救助。当工作结束时，一切都结束了。三周前，公司关门了，封面也停止了，我签署了文件并拿走了钱，但它已经消失了。租。食物。学费。钱从我手中流过，就像水流过毛巾一样。它穿过了，留下了形状，但什么也没留下。

六点钟，我用毯子裹住女儿，把她抱到路上，然后送她上了出租车。

司机看着她的腿，没有多问。他开得很快。票价是四十兰特。我是用硬币付的。

队列没有自行宣布。

它不是从门口开始，也不是从桌子结束。它以密度的形式存在。身体的排列尽量减少摩擦，每个人占据尽可能小的足迹而不会消失。

椅子已经坐满了。人们成群结队地站着，当有人咳嗽或倾斜时，他们就会移动。孩子们睡觉的姿势很早就学会了——头倾斜在塑料上，四肢向内折叠以节省空间。

我抱着女儿进了门。

她的体重发生了变化。没有更重。宽松一些。出租车里让她僵硬的紧张情绪开始从她身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柔和、更难以控制的情绪。

一名保安看也不看就指了指。左边。那么就对了。然后坐下。

我们坐着。

椅子是模制塑料的。刚刚离开的身体传来温暖。我按照出租车司机向我展示的方式将她放在腿上，小心不要让她腿移动。毛巾还裹得很紧。有些地方已经干了，有些地方则变黑了。

我填写了表格。

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近亲。

我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两遍。

护士看了一眼页面，然后又看了一眼我女儿的腿。她没有碰它。
。触摸需要时间。

“她会被看到的，”她说。

“什么时候？”我问。

“尽快。”

我已经知道这句话不包含任何信息。

队列中的时间变化不同。它变厚了。时间拉长了，然后又倒塌了。接待处上方的时钟一次前进一分钟，但房间没有任何反应。
。

她的呼吸变得短促，没有到达胸腔底部。

名字被叫到了。其他人则不然。一名头上缠着绷带的男子站了起来，在没有人看他的情况下又坐了起来。

我女儿不再问问题了。

她的眼睛仍然睁着，但没有聚焦。不管怎样，我还是跟她谈过。关于学校。关于她想要的狗。关于生日聚会，她说她并不关心，但每天都会谈论。

她点点头一两次。点头的声音变小了。

气味变了。

不是铁。不是血。循环空气中携带着某种酸味和微弱的东西。房间的系统进行补偿。

我们对面的一个女人用一块布捂住嘴。一个孩子一直咳嗽，直到大人告诉他停止，好像咳嗽是一种选择。

我查了一下时间。

我的手机上仍然显示救护车呼叫处于活动状态。没有更新。没有取消。只是等待。

一名搬运工推着一辆手推车走过。轮子在瓷砖上吱吱作响。他用脚调整负重，但没有断步。

我女儿的呼吸变得更加短促。每一次吸气似乎都提前停止了，仿佛剩余的空气都无法利用了。

我站了起来。

我走到办公桌前，小声说话。

“她的情况越来越糟了，”我说。

护士看了看屏幕，然后看了看我女儿，然后又看了看屏幕。

“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变得更糟，”她说。并非不友善。恰恰。

我回到椅子上。

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角落里的电视关着声音播放。交通图像。天气。演讲者的嘴动不会产生任何后果。

在某些时候，我的女儿不再对我的声音做出反应。她的眼睛仍然睁着，但点头消失了。隔着毛巾，她的皮肤感觉凉爽。

她的双手开始颤抖。不是因为疼痛。来自努力。身体试图抓住剩下的东西。

我举起了手。

什么也没发生。

我又举了起来。

另一位护士走近。更年轻。以不同的方式累。

“她需要经历这一切，”我说。

护士微微弯下腰，看着我女儿的脸。她把两根手指放在脖子上，然后看了看手表。

“来吧，”她说。

他们带她穿过一扇标有“仅限授权人员”的门。我跟着，直到一只手在门口拦住了我。

“你不能再走得更远了，”护士说。

门关上了。

队列调整了。

我又坐了下来。

我等待着。

门打开之前我就知道了。身体知道。不是通过思想。因为它一直坚持的东西已经消失了。我胸口的某种东西被释放了，不是向上，不是向外，只是消失了。当绳子所支撑的东西已经掉落时，绳子会变得松弛。后来，一个医生走了出来。

他没有坐。他查阅档案的时间并不长。他说话小心翼翼，仿佛节奏可能会改变结果。

“她震惊了，”他说。“她的心脏无法承受这种压力。”

我点点头。

“伤势很严重，”他补充道。“有时身体无法补偿。”

我又点了点头。

他在等待一个问题。我没有。

我签署了另一份表格。笔在纸上轻轻滑了一下。我的手纠正并完成了这条线。

外面响起了警笛声，速度并没有减慢。

我站在台阶上，口袋里揣着折叠好的文件。那里的空气感觉不一样了。更酷。更薄。

没有相机指向这个方向。

没有发出警报。

没有生成稍后重新打开的案件编号。

里面的队列堵住了我们坐的地方。另一个人坐上了椅子。系统重新分配负载。

我一个人走回家。

井盖最终将被更换。另一个会在其他地方失踪。该序列将以不同的名称重复。

医院会记录摄入量。

它不会记录损失。

队列将继续移动。

涟漪并未停止。

从来没有。

第 12 章

流氓谷物

观点：赫尔曼·鲍尔

战略响应小组·周五 18:00

作战室很冷。

十六度。寒冷让操作员保持清醒。冷库保持机器诚实。舒适让人变得粗心。

我站在主显示屏前。

约翰内斯堡的墙被分层填充——街道、区域、响应走廊。绿点标记了我们的巡逻部队。红点标记活动事件。系统每三秒刷新一次。

到处都是红点。

乌西没有敲门就进来了。他没有坐。他在玻璃桌上放了一个文件夹，双手远离它，仿佛触碰它就会让他在言语发生之前就陷入困境。

“弹道学又回来了，”他说。

“和？”我问。

“九毫米。Hydra-Shok。专业负载。没有留下任何外壳。”

“警察？”

“穆德利正在追逐噪音，”乌西说。“来自亚历克斯的劫机者。他认为这是一次升级的抢劫。”

我笑过一次。它在变得健全之前就已经干了。

“抢劫，”我说。“他们走过一台价值五十英镑的笔记本电脑，向我兄弟的脸上开了一枪。这不是抢劫。这是一次清算。”

我转身看向地图。

绿点以可预测的循环移动。警报响应。围栏破损。那些有能力害怕的人按下了恐慌按钮。

盾牌。

“我已经用完了盾牌，”我说。“我想要一把剑。”

武西看了一眼玻璃后面的操作员。耳机已打开。眼睛盯着饲料。他们要么听不到我们说话，要么他们已经学会不听我们说话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他说。

“我希望该装置处于活动状态，”我回答道。“书外的。我想要在旅馆里有一双眼睛。在出租车站上。我想要那个卖掉这份工作的人。”

“这是非法的，”武西说。

他没有反对。他正在校准。

“法律是一堵墙，”我说。安东的声音毫无征兆地浮现出来——平静、笃定。

“他相信这一点。他相信这堵墙保护了我们。”

我走到窗前。

外面，城市正在变色。太阳落山时，天空布满了伤痕。路灯亮起，参差不齐。从这个高度看去，显得井然有序。

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地形。

“墙倒塌压到了他，”我说。

我呆在玻璃边。

“我资助它，”我继续说道。“双倍利率。现金。没有纸质文件。我想在周一之前得到一个名字。”

“那么当你有名字的时候呢？”乌西问道。

我转身。

“然后我们平衡账目。”

他看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衡量愤怒。愤怒会让我失去资格。他正在测量稳定性。

他看到了策略。

“我会打电话，”他说。

他拿着文件夹就离开了。

地图刷新了。

绿点一直在移动。红点成倍增加。系统正忙着做它一贯做的事情。

一切都没有得到解决。

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安东的最后一条信息还在那里。

不用担心。法律就是墙。

我把它删除了。

屏幕变暗了。

第 13 章

交易

透视：雅各布“牛排”Mpofu

周五早上

这件衬衫是新的。黑棉。马卡姆。领子处依然僵硬。

我喜欢它在我移动时保持形状的方式。新衣服让人产生意图。

如果您看起来像是计划去那里，他们不会问问题。

我看了看车窗里的倒影，调整了一下袖扣。金色。便宜的。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发现了光。光不在乎东西的成本。

我们星期三尝试过。我们四个人在瑞虎车里。开车到办公室，发现那里正忙着维护工作。脚手架。工人。变量太多。

西弗在驾驶座上咒骂着。我告诉他闭嘴。耐心是免费的。错误就要付出代价。

我们重新安排在周五。

打到办公室的电话很干净。无论是谁设置的，都清楚该说什么、该问什么。正确的名字。正确的语言。正确的问题。这种问题会让商业救援人员不检查两次就打开日记。

会议不是我们发明的。上游有人为我们建造了它。我们刚到。

—

星期五。车里有四个人。西弗驾驶。我。恩科西在后面。

切戈和西弗留在车里。

我们把车开进了综合大楼。保安立即来到车旁。专业的。剪贴板。要求车内两人出示身份证明。

切戈笑了。“我们现在没带。没关系。里面的会议会很漫长。我们会等，但实际上，我们要离开，稍后再回来。”

警卫在剪贴板上写了一些东西。他们开车出去了。

后来他们就没有回来。他们在距离入口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来，发动机运转着等待。

与此同时，恩科西和我走了进来。

接待区闻起来有抛光剂和纸的味道。墙上挂着奖品。带框的证书。人们之所以相信稳定的象征，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它是多么容易被打破。

桌子后面的一个女人抬起头来。

“早上好。我们是来开会的。”

她检查了屏幕，点点头，指着走廊。

走廊向尽头变窄。

会议室的门开着。

当我们进来时，安东·鲍威尔站着。比我想象的要高。更薄。平静就像人们相信房间会保护他们时的平静一样。

他做了自我介绍。握了握手。他的握力坚定而均匀。一个通过接触来衡量人的人。

“浴室在哪儿？”恩科西问道。

鲍尔转身指着吧台后面的门。

手势还没做完，他就看到了枪。

他的身体先于他的脸明白了。他已经动了。不是对着我们。离开。穿过会议室门，绕过酒吧，试图到达外面。

恩科西直奔他而去。

我绕了一圈。打断他。

对于穿西装的人来说，他的速度很快。他差一点就进门了。他的手触碰了框架。

我举起了枪。

点空白。

第一枪打穿了他的鼻子。干净的。他下去了。声音被遏制了——房间吞噬了它，就像房间吞噬了一切不合适的东西一样。

我又开了三枪。两个击中了身体。其中一只完全失手，把自己埋进了墙里。

一共四枪。一个致命的。一具身体。一肉。一块膏药。

他在瓷砖上。血已经流到了斜坡上。

我弯下腰，将四颗温热的外壳扫进掌心。把它们放进我的口袋里。棉质黄铜。没有声音。

酒吧外面坐着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三明治。IT 承包商。笔记本电脑打开。他已经看到了一切。他的嘴张着，手还握着面包。

我们看到了他。

他看到了我们。

我没有举枪。

他不是这份工作。

三台闭路电视摄像机覆盖了走廊和董事会会议室入口。红灯常亮。记录。我们走过所有三个进来的人，我们也会走过所有三个出去的人。

我们不在乎。

约堡到处都有摄像头。相机不会回拍。摄像机不会跟随您进入坦比萨。摄像头可以记录进入旨在丢失物品的系统的证据。

我调整了一下帽子。 Covid 面具仍然存在。恩科西已经在走路了。

我们出了门。穿过大门。进车里。

西弗以正常速度驶离。正常速度比紧急情况更容易引起注意。

我检查了我的双手。稳定的。没有颤抖。枪已经在包里了。

我们汇入车流。

交易完成。

第 14 章

庆典

透视：雅各布“牛排”Mpofu

Tembisa — 酒馆·周六，22:30

低音太重了，让我的牙齿格格作响。

我坐在他们称之为 **VIP** 的角落。这不是 **VIP**。只有一段用红色天鹅绒围起来，闻起来像啤酒。不过花了钱，所以景色更好。

瓶子已经打开了。

轩尼诗 **VSOP**。金色标签在蓝光下转动。我看也不看就倒了水，看着液体撞到冰上。琥珀色，白色。

这件衬衫是同一件。黑棉。马卡姆。领子处依然僵硬。当我移动时，袖扣闪闪发光。我让他们。

“牛排，”我旁边的那个人在跑道上喊道。“你中了乐透吗，我的兄弟？”

我向后靠去，让沙发承受我的重量。

“工作，”我说。“只是工作。”

他看着瓶子。然后是我口袋里的那叠纸条。

“一定是繁重的工作，”他说。

“简单，”我说。“干净的。”

我喝了。先烧。甜蜜过后。

我闭上了眼睛。

房间回来了。白色瓷砖。西装。那个人看到枪时看我的眼神。
不是恐惧。认出。就好像他信任的模型刚刚返回了一个他没有
预料到的错误。

红裙少女在酒吧里看着。她昨天没有看我。昨天我是雅各布。
昨天我还是尘埃。

今晚我是牛排。

我挥手让她过去。

当她到达餐桌时，她微笑着。饥饿的。我熟悉那个微笑。我以
前穿过它。

“你想喝一杯吗？”我问。

“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她说。

我没有量量就给她倒了。让它溢出。丰富。

“为了祖先，”我说。

“献给祖先，”她说。

我们喝了。

我又摸了摸袖扣。温暖的皮肤上冰冷的金属。

酒吧上方的屏幕上播放着新闻。直升机。警报声。穿西装的男人用大词。

让他们跑吧。

他们正在寻找鬼魂。一个主谋。某个重要的人。

他们不会看这里。他们不会看到一个穿着 **Markhams** 衬衫的男人为整个区域买饮料。

我是隐形的。

我笑了，深沉而轻松。

我就是杀死那个大人物的人。

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

第 15 章

策划者

观点：塔比索·马贾特

桑顿·周五晚上

当我正在吃饭的时候，通知就来了。

生鱼片。黄尾鱼。纳尔逊·曼德拉广场上的餐厅，服务员知道不要打扰。我看了一眼屏幕，没有拿起电话。

状态改变。琥珀色至绿色。

我把筷子上的那块吃完了，然后再看。

任务：完成

我把手机面朝下，倒了更多的清酒。

安东·鲍威尔（Anton Bouwer）是一个问题。不是危险的。令人恼火的一个。那种相信文书工作有分量的人。谁提交禁令就好像法官的签名可以阻止资金流动一样。

我已经向他提出了条件。条件好。市场加溢价。礼貌地退出他无论如何都会失去的职位。他以法规和宣誓书作为回应，语气表明他相信法律是一个物理对象。

它不是。

法律是一种服务。它对维护它的人有效。在这个国家，维护费用昂贵且不稳定。我负担得起维护费用。鲍尔不能。

他应该拿走这笔钱。

我检查了第二部手机上的银行界面。托管已释放。资金从毛里求斯的空壳转移到塞浦路斯的控股公司，然后分割成工具，在其设计的地方进行结算。干净的。分层。任何遵守规则的人都无法追踪。

在南非调查这些事情的人不遵守规则。他们遵循预算。预算几年前就用完了。

酒吧上方的电视上滚动着标题。

著名律师被枪杀。

它在那儿呆了三秒钟，然后滑下饲料。亚洲市场的调整取代了它。然后是天气。然后是名人离婚。

噪音找到了它的水平。

该地块在项目地图上仍标记为“待定”。不会太久。如果没有鲍威尔，禁令就会变得薄弱。当作者消失时，纸张就会失去力量。下一次备案就会通过。此后的一项将不再有争议。

我考虑过成本。不是钱。钱本来就不算什么。四笔付款。小的。这种数字不会触发警报，因为系统是针对更大的鱼进行校准的。

代价就是关注。注意力是我唯一尊重的货币。其他一切都可以制造。

服务员送来了绿茶。我没有感谢他。感恩产生义务。我付钱。他服务。交换完成。

法务部传来消息。

继续下一步吗？

我用一个字回答。

Y

我没有想到家庭。家庭会产生噪音。热量消散而不影响结果。

我想到了土地。关于障碍清除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关于购置成本与开发价值之间的差额。关于数字停止争论时的感受。

外面，交通在车道上行驶。车里的人相信他们正在做出选择。

加速。制动。调整。

他们都不明白自己正在参与一个系统。

我一直都有。

这就是我和安东·鲍威尔之间的区别。

他相信墙壁。我相信心流。

流赢了。

第 16 章

泄漏

观点：路易斯·乔丹

百夫长·夜

当我刷牙的时候，消息传来了。

我看到镜子里的屏幕亮了，但没有理睬它。消息会在不存在的情况下产生紧迫感。如果你在别人的计划中生存得足够久，你就会很早就明白这一点。

在我完成冲洗之前，第二次振动发生了。

拿起电话之前我擦干了手。水会毁掉触摸屏。它还会破坏冷静。

塔比索：我们需要谈谈。

那是新的。他通常不需要说话。他发出指示。他发送了批准信。他搬了钱。对话是针对那些怀疑执行力的人。

我回复：什么时候？

塔比索：现在。

我坐在床边检查门。锁定。习惯。

客厅里的电视开着，声音很静音。一名新闻主播的嘴巴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我没看就认出了标题。

著名律师被枪杀。

我的手机又震动了。

塔比索：你很好。放松。

当你不在的时候人们会这么说。

我在发送之前打字并擦掉了两次。

今天早上警察就到了。

点冻结了。然后：

塔比索：例行公事。他们和每个人交谈。

那是一个谎言。不是戏剧性的。程序性谎言。那种让系统不断运转直到停止运转的类型。

“他们询问了转会事宜，”该官员说。随意的。友好的。他没有在我面前做笔记。他要求我重复数字。

重复时数字会粘住。

我的手机震动了。

塔比索：你有说什么吗？

我想到了电子表格。一旦您了解了哪些列不应该扩展，它们看起来就会多么干净。如果你不再问数字从何而来，这些数字总是如何保持平衡。

我想到我女儿在隔壁房间睡着了。七岁了。她在睡梦中踢开毯子的方式。

我输入：不。

从最狭义的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

塔比索：很好。那么现在就不要开始。

这句话并没有威胁。它关门了。

我把手机放在床上，站了起来。感觉房间比较小。我打开了一扇窗。这没有帮助。

我走进厨房，把水倒进玻璃杯里。我的手颤抖了一下，然后纠正了。一滴水滴溢出，顺着侧面流下来，聚集在柜台上。我立即把它擦掉了。

泄漏会产生痕迹。

我的手机亮起了新闻提醒。

接近调查的消息来源证实了财务动机。

来源。

这个词一直在我眼前的某个地方。

我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枪就在那里。合法买的。背景调查。等待期。文件加盖印章并存档。系统已批准我为低风险。

我把它拿出来放在床上。

金属很冷。它不在乎我是谁。

我检查了弹药。算过一次。然后又。数数不是一种习惯。这是一个延迟。

我想起了隔壁房间里女儿的呼吸声。稳定的。信任。身体的节奏相信，当她不注意时，世界会继续存在。

我把桶放在嘴唇上，好像在测试温度。金属比我想象的要冷。尝起来像钥匙。就像锁的内部一样。房间里一片寂静。隔壁的电视还在播放。罐头笑声。一首顺口溜。有人把东西卖给明天还活着的人来购买。隔着墙我都能听到她的呼吸声。稳定的。信任。七年的呼吸，每一年都承担着下一个。枪管和扳机之间的间隙是做出不同决定的最后一个地方。它很窄。快关门了。

我扣动了扳机。

声音被抑制住了。

后来，有人会找到我并拨打必要的电话。将填写一份表格。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原因。

在其他地方，线程会安静下来。

泄漏已经自行密封。

第 17 章

牛排的终结

透视：雅各布“牛排”Mpofu

坦比萨 — Shebeen · 三个月后

我到达时这个地方已经很吵了。

音乐声音不大。人们大声。声音相互叠加，推动着空气，没有多说什么。一个 shebeen 不填。它压缩。墙壁出汗。地板粘住了。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太接近，这使得层次结构更容易测试。

我没有道歉就坚持了下来。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像在恭维我一样叫着我的名字。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我面前。当名称有用时，它们就会发挥作用。

我点了啤酒。瓶装。寒冷的。玻璃颈由于凝结而变得光滑。我一口气喝了一半，让苦涩重新回到了我的嘴里。

一个女人靠在柜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她并不年轻。她不小心。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占用了多少空间，并认为这是正确的。

我走近了一些。

我的手仿佛不经意间擦过她的臀部。测试。没有承诺的压力。

她转过身来。她的眼神首先变得坚定。其余的人也跟着。

“小心点，”她说。

我笑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

她身边的一个男人没有笑。

“我知道你是谁，”他说。他的声音很平静。太冷静了。“退后一步。”

我们周围的房间变得稀疏。不空。专注。当感觉到不平衡时，注意力会迅速重新分配。

我笑了。

“真可爱，”我说。“你以为这是你的空间？”

他没有动。

无论如何，我走近了一些。

这把刀毫无征兆地出现了。没有闪现。没有提高。就在那里。

短刀片。实际的。没有仪式。

在疼痛到来之前我就感受到了冲击力。肋骨下方有一股压力，随后热量蔓延得快得让人无法出汗。

第二次攻击落得更深。

平衡第一。接下来力量会耗尽。

我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撞到了墙上。房间里突然震动起来。

椅子刮伤了。瓶子碎了。有人喊道。又有人跑了。

男人走开。没有后续。没有蓬勃发展。他已经达到了需要的效果，停了下来。

我从墙上滑下来。

我的手伸向肚子。红色浸透了我的手指。厚的。黑暗的。不是动脉。肝。我知道的足够多了。

我试着站起来。我的腿没有反应。

地板很冷。具体的。它穿过我的衣服压到我的背上。

人们在我周围移动，没有方向。有人喊救护车。还有人说这没有意义。没有人跪下。

我尝到了金属的味道。

女人不见了。那人不见了。空间打开后很快关闭。

我想到了钱。它已经到了。这很重要。

我想到了会议室地板的坡度。撞击时身体如何折叠。本来是多么干净啊。

这不干净。

我的呼吸变得短促。每次拉力都比上一次浅。

我笑过一次。出来的时候是湿的。

那个母狗甚至不紧。

音乐又响起了。起初较低。然后声音更大。房间因我的缺席而重新调整。

有人踩到了我的腿。

没有及时响起警报。

名字比身体更长久。

但不会太久了。

第 18 章

腐烂

视角：叙事叠加/延时

时间表：24 个月

时间并不能治愈。

时间消散。

三个月后

案卷移动了。

案件 **345/08/25** 从将军的办公桌转移到了上尉的办公桌。两周后，它被放入地下室的柜子里。冲击波这个词从语言中消失了。系统吸收了干扰并返回到基线。

撒克逊沃尔德的蓝色灯光停止闪烁。巡逻队恢复了巡逻。办公园区再次学会了如何安静。

在坦比萨，一名名叫 **Steak** 的男子因一名不愿被碰触的女子而被刺伤。他在混凝土上流血了。在救护车到达之前音乐又重新响起。与案例 **345/08/25** 没有联系。永远不会建立任何联系。

在《百夫长》中，一个名叫路易斯·乔丹的男子将一把合法购买的枪支放入嘴里并扣动了扳机。他的女儿正在隔壁房间睡觉。死亡原因是从下拉菜单中记录的。 **WhatsApp** 的一个帖子安静了。

六个月后

董事会会议室里的潮湿处突破了油漆。

沿着檐口形成黑色霉菌。慢的。病人。吃着一个不再有人进入的房间。被推迟的事情毫无紧迫感地传播开来。

埃丝特·穆卢西辞职。她干净利落地合上了文件。她离开了这个国家。

公司解散了。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

在 **Bishop Lavis**，市政府更换了井盖。另一件则在三街之外失踪。该序列以不同的地址继续。

十二个月后

艾尔西穿着一件不合肩的长袍站在 **UCT** 大厅里。布料很硬。学位帽一直在滑落。当他们读她的名字时，她用一只手握住它。

法学学士。头等舱。

她想到了叉子。盐窖。 **AB** 先生在餐桌上用餐具解释代数，因为他相信理解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奖励。

她思考着底部有手写行的推荐信。墨水与印刷文字略有不同。

她不会在南非练习。她几个月前就已经决定了。为她提供教育的制度与未能保护支付学费的人的制度相同。她无法为两者服务。

毕业三天后，她飞往伦敦。她没有从窗外回头看。回望过去是感伤的。她从最优秀的人身上学到，结构就是关怀，而关怀有时意味着离开。

塔比索·马贾特 (Thabiso Majat) 坐在桑顿的一家餐厅里，用一张与一家不存在的公司关联的卡付款。他轻松地笑了。他已经忘记了枪声。

他相信时间会消除后果。

事实并非如此。

它积累它。

十五个月后

艾伯特坐在一艘停泊在巴拉望岛的双体船的甲板上。他身后的机舱里有两个超宽屏幕在发光。七个窗户打开。十二代理加工。工作是干净的，工作是他的。

水是碧绿的，看似平静。

他不再看南非新闻了。几个月前，头条新闻就不再提及安东的名字了。系统已经消化了该事件并继续前进。这就是系统所做的。他们吸收了干扰并回到了基线。

有时他会想起房间后面的那个女人。带着女儿的那个。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风向变了。他看也不看就调整了一条线。船体稳住了。

十八个月后

雷茨·鲍尔独自坐在书房里。

他没有看照片。他没有重温记忆。

他读过法律。

曾经，他相信平衡——人权、相称性、意图。悲伤剥夺了情感，让结构暴露出来。他现在清楚地看到了墙：哪里弯曲，哪里破裂，有关尊严的语言被重新用于保护掠夺，而沉默吞噬了其部分。

他拿起一支笔。

他没有写回忆录。

他没有写宣言。

他写了约束条件。

定义。

状况。

不诉诸怜悯。

没有诉诸愤怒。

只有稳定。

二十个月后

塔比索·马贾特 (Thabiso Majat) 在登上飞往迪拜的航班时在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被捕。

两名军官。没有戏剧。他们要求他退到一边。他笑了。他问他们是否知道他是谁。他们证实确实如此。当手铐合上时，他的脸上掠过一个念头。简短的。不自觉的。在过滤器接合之前到达的那种。也许我不应该杀了那个白娘子。不是悔恨。算术。成本已经超过了回报。仅此而已。

他被指控串谋谋杀、欺诈和洗钱。起诉书长达四十七页。证据包括毛里求斯的银行记录、手机信号塔数据以及一名正在吃三明治的 IT 承包商的证人证词。

塔比索的律师在第一周提出了 17 项动议。延期。管辖权挑战。宪法反对。系统对每一项的反应就像对所有事情的反应一样。慢慢地。没有热量。

审判日期已经确定。然后就动了。然后再次设置。

车轮转动了。慢慢地。没有热量。

二十四个月后

赖茨将最后一页放入纸叠中。

三百页。

完成的东西很重。

标题是准确的。

鲍威尔密码

系统平衡框架

这不是一个提案。

这不是争论。

这是一个失败结构的操作系统。

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多年未使用的号码。专线。德克萨斯州。

连接打开了。

“雷茨，”那个声音说道。“我听说了安东的事。抱歉。”

“别这样，”雷茨回答道。

停顿一下。

“我已经完成了，”他说。“修复。”

“修复什么？”

“对于系统来说，”雷茨说。“我现在就发送。”

线路保持畅通。

外面，这座城市继续着日常生活。交通畅通无阻。屏幕刷新。

某处，队列前进了一位。

会议室里的霉菌已经蔓延到了窗框。玻璃从里面起雾了。十八个月以来没有人打开过门。安东在檐口上注意到的潮湿的地方——他计划在周一修复的地方——已经变成了房间。

城墙已经倒塌了。

但有人写了一篇新的。

第三部分

剪裁

第 19 章

约束条件

观点：雷茨·鲍尔

报纸一开始是抵制的。

不是身体上的。这种抵抗是概念性的。言语来得太容易，因此不可信。我扔掉了三页，没有重新阅读它们。重读会产生依恋。附件引入错误。

我又开始了。

定义先于参数。如果没有定义，分歧就会伪装成原则。

我写得很慢，好像速度可能会使它变形。

如果一个系统能够吸收干扰而不输出不可逆转的损害，那么它就是稳定的。

我停了下来。判决成立。这并没有安慰。它没有指责。它描述了一个条件。

法律不是价值观的表达。它是分配约束的工具。

这也是成立的。

多年来，我一直教授比例原则。平衡测试。语境。精心设计竞争权利。这些框架假定善意且伤害有限。他们认为存在时间来深思熟虑。

时间并不总是存在。

安东的死理论上并没有违反法律。它在应用中违反了它。墙本来就存在。无论如何，这股力量已经经历过了。

我没有感到愤怒。愤怒会浪费精确度。我感到不对劲。

我写到手抽筋了才写完。疼痛会集中注意力。它不鼓励装饰。

意图不会减轻结果。

可见性并不等于严重性。

延迟会增加下游负载。

我还没有对这些陈述进行编号。数字意味着等级。我想要一块田地。

半夜，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这座城市位于书房下方，被网格照亮，假装秩序井然。交通繁忙。警报声时起时落。某处的一台发电机启动并消除了局部故障。

系统会进行补偿，直到无法补偿为止。

我想起了桌边的安东，用叉子和盐窖解释平衡。他一直相信维护。在早期干预中。在裂缝蔓延之前就注意到它们。

他在一定限度内是正确的。

这些限制现在已经显而易见。

惩罚不是道德的表达。这是负载重新分配。

我在它下面划了一次然后就离开了。这句话会激怒人们。这是可以接受的。愤怒是注意力的一种形式。

威慑不是恐惧。这是可预测性。

天一亮，莫妮卡轻轻敲门，没等就进来了。

她没有问我在写什么。她看着书页，然后看着我的脸。

“这不会让他回来，”她说。

“不，”我回答道。“不会的。”

她等待着。

“它可能会阻止下一个，”我补充道。

她点点头。不同意。致谢。

当她离开时，我又加上了一句。

没有结构的慈悲就是泄漏。

我停了下来。

页面已满。定义成立。这些限制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完成了。

但它没有中心。

没有终端原则的框架是一台运行但不知道自己运行的目的的机器。我写的每一个定义都限制了行为。他们都没有说出原因。

我坐在那里直到答案到来。它的到来并不是作为哲学。如同疲惫。作为对系统试图阻止的一切和它试图保留的一切的最简单的压缩。

我把它写在最后一页的底部，在定义下面，在约束下面，在负载表和边缘情况下面。

不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扩大结构护理。

页面保留了。

我合上笔记本并在书脊上贴上标签。

限制。

第 20 章

挑战

观点：埃尔西

伦敦·视频通话

电话于伦敦时间早上七点接通。南非有八个。雷茨已经坐在办公桌前了。我可以看到他身后的笔记本，书脊上标有他的笔迹。房间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图书。灯。他从那扇窗户里看到了这座城市假装运转的样子。

“你读过它，”他说。

“我读过，”我说。

他等待着。赖茨总是在等待。他没有征求意见。他为他们创造了空间，并让重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太棒了，”我说。“而且这很危险。”

他没有反应。

“作为负载重新分配的惩罚，”我继续说道。“威慑是可预测的。仁慈受到结构的限制。你建造了一台机器，可以消除人类对后果的判断。”

“人类的判断是失败点，”他说。

“为了谁？”我问。

这个问题摆在我们之间。赖茨向后靠去。没有被冒犯。重新校准。

“你知道 AB 先生发生了什么，”我说。“你知道系统失败了。你知道这堵墙站不住脚。我不会反对你的诊断。”

“那你们吵什么？”

“处方。”

我打开了我标记的页面。第 7 节：约束定义。语言很准确。太准确了。它没有给我在厨房的桌子上学到的东西留下空间，那里有叉子和盐窖。

“AB 先生告诉我，理解是一种权利，”我说。“不是奖励。他和我坐了几个小时。他没有优化效率。他优化了理解。为了尊严。你的框架将人视为负载。吞吐量。作为要重新分配的单位。”

“因为这就是系统所看到的，”雷茨说。

“系统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当制度成为杀人的东西时。”

“还有你的终端线路，”我说。“最后一个。不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扩大结构护理。”

“那又怎么样？”

“这是正确的，”我说。“而且很冷。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工程规范。没有人会感觉到它。没有人会把它带回家。没有人会把它教给他们的孩子。”

他什么也没说。

“AB 爵士并没有说要扩大结构护理，”我说。“他坐在桌旁，用叉子教我代数。这就是关心。而不是它的定义。行为。”

沉默。连接保持了。我可以通过他的窗户听到交通声。

“埃尔西，”他说。“你想改变什么？”

我预料到会有争论。不是问题。它毫无防御地到来了。赖茨是认真的。他想知道。

“第七节，”我说。“约束定义。你已经密封了每一个边缘情况。你已经预料到了每一种故障模式。但你还没有建造一扇门。”

“门有什么用？”

“对于那些从系统中跌落的人来说，不是因为他们选择这么做，而是因为这个系统从来就不是用来容纳他们的。为了费莉西蒂。为了她的女儿。为了房间后面那个没人知道名字的女人。”

我不知道那些名字。那时不行。但我知道缺席的情况。我是在里面长大的。

雷兹沉默了良久。

“你要求我将仁慈融入一个旨在消除它的系统中，”他说。

“不，”我说。“我要求你建造一个地板。慈悲会漏水。你自己也这么说。但是地板不会漏水。地板会保持住。上面的人可以受到任何你想要的限制。但低于某个点时，系统会捕获而不是削减。”

他拿起笔。我看到他写了一些东西。我无法从屏幕上读取它。

“谁教你这样争论的？”他问道。

“一个用餐具解释代数的人，”我说。

他笑了。自从安东去世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微笑。

“把你的笔记发给我，”他说。“他们全部。”

“他们很粗暴。”

“很好。粗糙的抓地力比抛光的更好。抛光可以隐藏接缝。”

在她挂断电话之前，我听到他的笔停了下来。

“如果我直接说呢？”他问道。“不是按照规范。按照说明。”

“试试吧，”我说。

停顿一下。然后，静静地，仿佛在测试这个房间能否容纳它：

“别做个混蛋。要友善。”

我笑了。一次。很惊讶。

“这不是法律用语，”我说。

“不，”他说。“它可以承重。”

通话结束。我坐在哈克尼的公寓里，看着窗上的雨。灰色的光。潮湿的街道。这座城市的运转是因为人们遵循他们没有制定的规则。

我想到了拉维斯主教。关于已经在那里好几个星期的沙井。关于我永远不知道名字的女儿。

AB 爵士不会走过它。

他会在周一打电话给某人。

第 21 章

交接

观点：外部读者

私人办公室·夜间

文件没有任何序言就送达了。

没有求职信。没有上下文。只是一个文件名和一个校验和。

他打开它是因为校验和是干净的。他的办公室位于一栋大楼的十四层，几小时前就空了。桌上放着一杯水，从早上起就没有水了。他从七岁起就开始读书。提案。分析。最初的框架充满信心，但在第一个结构性问题下崩溃了。玻璃旁边的一堆东西是伪装成野心的失败的一年。他在十二个月里读过的所有书，在接触到它声称要解决的问题之后，都没有幸存下来。

扉页是多余的。没有奉献精神。没有前言。没有试图说服。

鲍威尔密码

系统平衡框架

他浏览了一下内容，然后滚动回到第一个定义。

该语言不合法。这不是哲学问题。这是机械的。

条款在部署之前就受到了限制。边缘病例在转移之前被密封。

没有任何事情依赖于意图。没有什么需要被信任的。

他把第一部分读了两遍。然后是第二个。

他向后靠去——不是出于钦佩，而是出于验证。结构保持不变。
。没有软关节。没有励志的空白。逻辑不需要信仰。它假设执行。

他运行了故障模式。

他们是预料之中的。

他跑了规模。

框架没有抵抗它。

他进行了激励措施。

他们没有被道德化。他们被重定向了。

从外面看，建筑物已经稀疏，以维持交通和照明。他没有注意到时间的变化。他注意到没有摩擦。

这不是一个理论。

这是一个补丁。

他滚动到最后一页。定义结束。限制结束了。负载表结束。

在它们下面，用另一只手写着两条线。

第一个，划掉：

不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扩大结构护理。

第二个写在下面，未经编辑：

别当个混蛋。友善一点。

他读了两遍。不是因为不清楚。因为这是三百页中唯一一行不需要其他两百九十九页站立的行。他又看了一遍被删去的版本。有人写下了正确的答案——精确、无懈可击、可供委员会使用——然后在其中画了一条线。不是因为它错了。因为这还不够。正式版本将在董事会中保存下来。它下面的那个可以在监狱院子里幸存下来。厨房的桌子。小孩子问为什么。无论谁跨越了这条线，都明白大多数编写框架的人永远无法达到的东西：最终的压缩必须在没有人读过前面几页的房间里进行。

他打开了一条新消息。首先是两个收件人。西一处。南一处。

没有解释。只是文件。

一分钟后，他又添加了两个。然后再来一张。

他并没有将其视为道德。

他并没有将其视为正义。

他将其定义为稳定。

答复毫无仪式感。

阅读。

这是不同的。

打电话给我。

他合上文件，站了起来。

不是因为工作完成了。

但因为它已经离开了他。

第 22 章

处决

视角：系统/观察者

国家设施·早上

房间是白色的。

不是医院白。工业白。

瓷砖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不知不觉地向正中心的排水沟倾斜。黄铜配件。干净的。不起眼。一根软管整齐地盘绕在墙上，从未使用过。

塔比索·马贾特站在地板上标记所指示的地方。

他的手腕被固定住了。他的脚踝对齐。束缚并没有造成伤害。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它们的校准是为了消除运动，而不是尊严。下巴支架将他的头抬起十五度。

足够的。

他身后的盘子已经固定到位。钢质，表面覆有分层海洋板，表面光滑并涂成白色。这看起来不像是保护。它看起来像结构。

没有观众。

没有牧师。

无官。

没有人手扣动扳机。

系统已经确认了身份。确认条件。确认合规。

他对面的墙上出现了倒计时。大数字。中性字体。

00:00:30

塔比索的呼吸急促但有控制。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告诉自己这永远不会发生。多年来相信时间会冲淡后果。

事实并非如此。

00:00:20

他想到了钱。一旦它不再附着在脸上，它就会变得多么容易移动。无论他走到哪里，沉默都伴随着他。

00:00:10

他注意到排水沟。

瓷砖的坡度。

地板并没有与重力发生冲突。

这个念头毫无力量地袭来。

这是我应得的。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惊讶。不是因为它错了。因为它未经协商就到达了。他预料到会遭到愤怒。他原以为系统会为自己辩护，再提出一项动议，再找到一个角度。相反，计算自行完成。这块土地不值这个房间。这笔钱不值得倒计时。董事会里的那个人是真实的，他不在乎，而疏忽是唯一重要的误判。无论如何，半秒钟后，愤怒就来了。被抓时愤怒。房间里的愤怒。对这个国家最终决定执行某些事情的方式感到愤怒。但愤怒是在承认之后到来的，这意味着这只是评论，而不是纠正。

不等于告白。

作为认可。

我就是那个混蛋。

00:00:00

命令已执行。

声音被抑制住了。一份单一、枯燥的报告。没有回声。

念头还没形成，身体就反应过来了。然后它就不再反应了。

血立刻就出现了。黑暗的。热的。一开始它蔓延得很薄，然后当它找到斜坡时就变厚了。蒸汽在与冰冷的瓷砖相遇的地方升起。

它的移动方式与之前一样。

它追踪了灌浆线。

到达黄铜唇。

停顿了不到一秒。

然后就溢出来了。

走了。

房间没有变化。

系统记录完成情况。

关闭了进程。

释放了空间。

外面，这一天还在继续。交通移动了。屏幕已更新。某处，队列前进了一步。

随后没有发布任何公告。

没有观察到沉默。

方程已经平衡了。

第 23 章

排水沟

视角：房间

软管运行了四分钟。

水就像血一样顺着斜坡流淌。就像房间还是露台时下雨的样子。梯度没有改变。黄铜配件接受了水流，没有任何评论。

瓷砖又恢复了白色。

束缚已被解除。盘子擦干净了。软管盘绕起来挂在钩子上。更新了维护日志。输入了时间戳。房间可用。

记录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城市里，一个早晨的循环结束了。车流速度减慢，然后畅通无阻。商店开业了。手机震动了。这一天是由学会组装的零件组装而成的。

在主教拉维斯，有一个井盖。

在哈克尼，一名妇女打开笔记本并继续写作。

在菲律宾，一名男子调整了一条线，看着地平线保持不动。

在一间无人进入的会议室里，霉菌使窗户变暗了。潮湿的地方变成了天花板。房间已经恢复到有人决定在里面开会之前的样子。

一个露台。对天气开放。由坡度控制。

排水管位于原来的位置。

病人。不起眼。准备好。

系统不庆祝。

它不哀悼。

它关闭循环。

关闭之后剩下的不是正义或仁慈，而是配置：哪些路径是开放的，哪些是封闭的，能量引入时流向何处，损失被吸收的速度有多快。

下一次干扰将从其他地方到来。

总是如此。

奥莫

好的，继续

本作品永久免费出版。

the420code.org

系列 **The 420 Code**

目录 Ø 记录

标题剪刀

中型系统后果/结构执行

艺术家 **G**

本作品属于 Copyleft。您可以免费下载、打印、共享和分发。

您不能随意更改来源。保持信号干净。

STUDIO 